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

Distr.: General
1 July 201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事务委员会

第 1961/2010 号来文

委员会第一一三届会议(2015 年 3 月 16 日至 4 月 2 日)通过的决定

提交人:	X (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Y、Z 和 A
所涉缔约国:	捷克共和国
来文日期:	2010 年 1 月 4 日
参考文件:	特别报告员根据议事规则第 97 条作出的决定, 于 2010 年 8 月 2 日转交缔约国(未作为文件印发)
意见的通过日期:	2015 年 4 月 2 日
事由:	归还财产
程序性问题:	申诉的证据; 属物理由
实质性问题:	公平审判; 歧视; 得到有效补救的权利
《公约》条款:	第二条第 3 款和第十四条第 1 款(单独解读并与第二条第 1 款和第二十六条一并解读)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和第三条

GE.15-10012 (EXT)



* 1 5 1 0 0 1 2 *

请回收



附件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任择议定书》在第一一三届会议上

通过的关于

第 1961/2010 号来文的决定 *

提交人： X (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Y、Z 和 A

所涉缔约国： 捷克共和国

来文日期： 2010 年 1 月 4 日(首次提交)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5 年 4 月 2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对 X 代表自己以及 Y、Z 和 A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1961/2010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供的全部书面资料，
通过如下：

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1. 2010 年 1 月 4 日¹ 的来文提交人 X, 1935 年 10 月 20 日出生。他代表自己、
他的母亲 Y 以及他的兄弟姐妹 Z 和 A 提交来文，他们均为德国国民。² 提交人
声称，他父亲的针织品工厂于 1945 年被捷克收归国有，根据捷克的赔偿法，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对本来文的审议：莱兹赫里·布齐德、萨拉·克利夫兰、奥利维尔·德·弗鲁维尔、岩泽雄司、伊万娜·耶利奇、费蒂尼·帕扎齐斯、毛罗·波利蒂、奈杰尔·罗德利爵士、维克多·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雷夏、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尤瓦尔·沙尼、康斯坦丁·瓦尔泽拉什维利和玛戈·瓦特瓦尔。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0 条，委员会委员阿尼娅·赛贝特-福尔没有参加对本来文的审议。

委员会委员奥利维尔·德·弗鲁维尔、毛罗·波利蒂和维克多·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雷夏的个人意见(部分反对)案文附于本决定之后。

¹ 首次申诉在日期为 2010 年 7 月 5 日的信函中完成。

² 在进行来文登记之后，提交人在 2013 年 6 月 20 日提交的材料中告知委员会，Y 已于 2012 年 11 月 27 日去世，由其他据称受害人接替。

他、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因系德国公民而不符合赔偿资格，因此，他们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和第十四条第 1 款(单独解读并与第二条第 1 款和第二十六条一并解读)所享有的权利遭到侵犯，是侵权行为的受害人。³ 提交人无律师代理。

事实背景

2.1 提交人的父亲 J 在 Rožnov pod Radhoštěm 拥有一家针织品工厂，该地区现为捷克共和国的一部分。他于 1979 年 3 月 9 日去世，他的遗孀 Y 和他的子女(提交人、Z 和 A)为继承人。由于该工厂有 400 多名雇员并隶属于某经济部门，因此，在 1946 年，根据第 100/1945 号法令，该工厂被收归国有。该法令第 8 条规定，被收归国有的财产所有者有权获得补偿。然而，该法令第 7 条规定，将不给予德国公民任何补偿，除非他们证明自己始终忠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从未对捷克或斯洛伐克民族实施任何犯罪，并且积极参加了该国的解放斗争或在纳粹或法西斯恐怖下蒙受过苦难。在将该针织品工厂收归国有时，既没有支付补偿，也没有拒绝给予补偿。1992 年，该企业被私有化，如今已更名为 S。

2.2 2003 年 7 月 24 日，提交人及其家人(他的母亲和姐妹)针对 S 向弗塞廷地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声称他们是该企业的所有人，并且在 J 去世之时，该企业的所有人是 J。这一说法基于以下假设：由于宣告该企业被收归国有的第 100/1945 号法令未经主管部长签名，所以适用该法令并不恰当。虽然地区法院承认，提交人及其家人确为 J 的继承人，并且在提出这些申诉方面拥有可信的合法权益，但该地区法院于 2006 年 9 月 20 日驳回了诉讼请求，理由是在《政府公报》中宣告该企业被收归国有足以被视为对该法令进行了合理的程序性适用。2006 年 10 月 20 日，提交人及其家人向奥斯特拉发州法院提起上诉，该法院于 2007 年 10 月 12 日维持了地区法院的裁决，但依据有所不同。州法院反驳了关于提交人一家在本案中拥有可信的合法权益的看法，并依据捷克宪法法院关于在 1948 年之前被该国没收财产的 2005 年 11 月 1 日意见作出了裁决。在该意见中，法院证实了捷克 1991 年赔偿法的可适用性，该法规定，不得就在 1948 年 2 月 25 日之前被没收的财产索赔或要求减少或赔偿对在该日期前被没收的财产造成的损失。⁴

2.3 提交人及其家人就向最高法院提起法律问题特别上诉。最高法院于 2009 年 3 月 24 日驳回上诉，理由是州法院对该法的适用是合理的。2009 年 6 月 29 日，提交人及其家人向捷克宪法法院提出申诉。他们称，除其他外，州法院拒绝为其律师提供机会核实该企业的国有化是否于 1946 年完成并且没有给予任何补偿，或者在 1946 年等待就是否应给予 J 补偿(取决于根据第 100/1945 号法令的规定，J 是否可被视为德国人，或者他能否受益于第七条下针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³ 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于 1991 年 3 月批准了《任择议定书》，由于捷克共和国通告将继续承担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的国际义务，因此《任择议定书》于 1993 年 1 月 1 日对捷克共和国生效。

⁴ 提交人没有详细说明争论的是哪部赔偿法，但后来提到了第 87/1991 号法案，该法由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政府于 1991 年 1 月 21 日通过，并于 1991 年 4 月 1 日生效。

始终忠于捷克共和国的人员设定的例外情况)作出决定期间该企业的国有化程序是否仍在继续。2009 年 9 月 2 日, 宪法法院以该申诉显然没有事实根据为由予以驳回, 并且裁定宪法法院 2005 年意见的各项规定对其具有约束力。

申诉

3.1 提交人声称, 缔约国侵犯了提交人及其母亲和姐妹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与第二条第 1 款和第二十六条一并解读)享有的权利。提交人指出, 关于法外平反的第 87/1991 号法案规定, 在某些情况下可归还财产, 但该法排除了就 1948 年 2 月 25 日之前实施的不公正行为, 包括针对非捷克国民实施的不公正行为提供补救的可能性, 并且颁布命令, 在该日期之前获得的资产属于国家财产, 不得通过依据民事诉讼通则提出的赔偿申诉予以追回。提交人说, 宪法法院 2005 年的意见确认了第 87/1991 号法案提出的关于公民身份和居留条件的规定, 并指出, 在没收土地时, 没有获得捷克斯洛伐克国籍的人(及其继承人)不得向法院寻求赔偿和补偿。提交人指出, 自发布该意见以来, 宪法法院一直将赔偿法解释为“没收诸如国家通过实际占有所侵占的财产的工具”。提交人说, 法院拒绝为他及其家人提供机会证明存在争议的财产为他们所有。提交人坚称, 由于宪法法院作出的解释, “自 1991 年进行了全面没收以来”, 赔偿法明显歧视非捷克国民, “只有其中的一部分财产仅向捷克市民发放”。提交人说, 他的家人遭遇的歧视类型完全不同于委员会在 *Drobek* 诉斯洛伐克案中的判例所强调的歧视概念。⁵ 提交人特别提到委员会在该案中的裁定, 即“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政权垮台后通过的关于补偿该政权受害人的法律并不仅仅因为不补偿据称由以前的政权实施的不公正行为受害人而显得具有第二十六条意义上的表面歧视性”。相反, 提交人说, 在他的案件中, 非法没收发生于 1991 年, “因此, 不公正行为是由现任政权而不是以前的政权实施的”。提交人说, 1991 年实施的没有为非捷克籍受害人提供任何补偿的没收行为构成了与《公约》条款不符的歧视待遇。⁶

3.2 提交人还称, 缔约国违反了《公约》单独解读的第十四条第 1 款, 因为捷克法院实际上等于“不再审理”他家人的案件。提交人指出, 在他及其家人于 2003 年对 S 提起民事诉讼之后, 宪法法院在其 2005 年的意见中认为, 根据第 87/1991 号法案, 不得通过普通法律程序寻求保护在 1948 年 2 月 25 日之前被撤

⁵ 见第 643/1995 号来文, *Drobek* 诉斯洛伐克案, 1997 年 7 月 14 日通过的不予受理决定, 第 6.5 段。

⁶ 提交人声称, 在第 516/1992 号来文(*Simunek* 诉捷克共和国案, 1995 年 7 月 19 日通过的意见)中, 委员会认为, 要求拥有捷克公民的身份才可获得赔偿或补偿的法律与《公约》不符, 因为这种法律“不得区别对待以前没收行为的受害者, 因为所有受害者都享有在不受武断区分的情况下获得补偿的权利”(见第 11.6 段)。

销的财产权。提交人说，由于宪法法院的意见，他的家人不得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提出新证据，这相当于中止了他们的申诉。⁷

3.3 提交人声称，根据《公约》第二条第3款(甲)项，他及其家人有权获得有效和可执行的补救。⁸ 提交人特别要求根据1991年资产(例如土地和建筑物)的价值加上利息计算对如今已被私有化的S企业的补偿额。提交人提供了在私有化程序中出具的估价报告，该报告显示有关数额为36,290,055捷克克朗，外加利息。⁹

3.4 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提交人指出，捷克最高法院和捷克宪法法院审查了他的家人提出的民事诉讼，结果均为败诉。提交人说，所述事项未提交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缔约国在日期为2011年1月28日和2012年8月24日的意见中就来文的事实背景作了补充。缔约国注意到，在向地区法院提出诉讼期间，被告(私营企业S)就该诉讼发表了意见，并指出有一些详细列明的财产并不为其所有，因此，不能就这些财产对其提出起诉。缔约国还注意到，该企业因于1992年正式获批的某私有化项目获得了其余财产，并且在1992年12月8日之前成为了这些财产所有者。该企业指出，它一直秉持善意并以财产所有者的身份使用这些财产，已经十年有余，因此，虽然在其财产所有权方面存在法律漏洞，但这些财产是它在10年期满之后通过确定时效获得的。作为对S的意见的回应，提交人和其他所称受害人撤回了其关于某些财产的主张，同时又提出了另一项主张，以求声明在J死亡之日，其余财产的所有者是J。地区法院在对案件进行审理之后承认，在《民事诉讼规则》第80(c)条的意义范围内，原告通常在申报财产所有权方面拥有“合法权益”，这是因为他们所寻求申报的所有权应该在地籍册中进行登记，如果申报成功，会对地籍册中的相关条目进行变更。然而，地区法院还注意到，针织品厂的所有权在第100/1945号法令生效之日由J转让给了国家，此次转让所依据的法律条例是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法院无法审查这些条例。地区法院还认为，在将存在争议的不动产转让给S之时，赔偿条例并不适用，不得扩大民事诉讼的范围或使之替代赔偿条例的适用范围。地区法院还称，无论是申诉人或其法定前任的国籍或公民身份，还是他们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行为都不属于“决定性事实”。提交人及其家人在向宪法法院提出的上诉中称，他们认为，宪法法院合议庭的意见不适用于他们的案件。此外，他们还指出以下内容：

⁷ 委员会援引了第547/93号来文，*Mahuika* 诉新西兰案，2000年10月27日通过的意见：“如果缔约国通过法律撤销法院待审的诉讼案件，这是侵犯诉诸法院的权利，可以对此提出异议。”

⁸ 提交人除其他外援引了第747/1997号来文，*Des Fours* 诉捷克共和国案，2001年10月30日通过的意见，第9.2段；第774/1997号来文，*Brok* 诉捷克共和国案，2001年10月31日通过的意见，第9段；以及第516/1992号来文，*Simunek* 等人诉捷克共和国案，1995年7月19日通过的意见，第12.2段。

⁹ 按照当前汇率，36,290,055捷克克朗约相当于167万美元。

第 100/1945 号法令……针对的是企业所有者，而不论他们在占有期间的国籍、公民身份或态度。申诉人同意宪法法院合议庭的裁决，即当前所有者的所有权是善意取得的，若无正当理由，不应提出质疑。然而，他们认为，他们有权要求就被收归国有的资产以及如上所述获得的所有权获得补偿，包括并特别是依照得到正确适用的第 100/1945 号法令；如果在国有化完成之后六个月的时限内没有决定并提供这种补偿，则国有化仍有改进余地。

4.2 缔约国认为，提交人及其家人本可提起诉讼并就被收归国有的工厂索赔却没有这样做，所以他们未能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提交人及其家人有过机会并且仍有机会向财政部索要存在争议的补偿，并且法律要求这样做，目的是针对关于根据第 100/1945 号法令被国有化的财产获得补偿的请求作出决定。¹⁰ 因此，缔约国认为，提交人及其家人在提出申诉时使用的程序是错误的。关于根据《公约》与第二条第 1 款和第二十六条一并解读的第十四条第 1 款提出的申诉，提交人及其家人本可在普通法院提出申诉，说明由于赔偿法不允许归还 1948 年之前的财产，所以该法具有歧视性并因此不符合宪法，但他们没能这样做。提交人及其家人本可就该事项提出宪法上诉，但他们没能这样做。¹¹ 提交人及其家人在 2009 年 7 月 1 日提起的宪法上诉中没有就歧视问题进行辩护。关于提交人的主张，即宪法法院 2005 年的意见改变了对赔偿法的法律解释，缔约国指出，提交人及其家人一直等到 2003 年才提起诉讼，并且认为，如果他们在 1990 年代的头五年内就申报所有权提出申诉，成功的希望会大很多。

4.3 缔约国还认为，提交人根据单独解读的第十四条第 1 款提出的申诉因缺乏证据支持并且没有法律依据而不予受理。关于提交人的主张，即他的家人向法院陈述的案件被撤销，缔约国认为，诉讼程序并未正式中止，并且根据适用法律的司法解释，其家人不满足“实质性条件”，该条件要求他们在就申报财产所有权提起诉讼方面拥有合法权益。缔约国注意到，地区法院和州法院均指出赔偿法受实体和时间限制，以此阻止提交人及其家人提起诉讼。此外，缔约国认为，本可不必裁定 S 应为被收归国有的财产提供补偿，因为“在国内法律秩序中，这种解释得不到任何支持，并且提交人甚至没能指明具有[这种]倾向的任何条款”。缔约国认为，来文的依据是提交人的家人对法院驳回其诉讼的做法不满，并且注意到，公平审判权绝不意味着当事方有权获得对其有利的结果。缔约国认为，提交人及其家人获得了公平审判，因为就其案件作出裁决的法院是独立和无偏倚的；这些法院执行的诉讼程序是公正的；并且提交人有机会充分参与诉讼。缔约国还指出，在诉讼期间没有更改任何法律。根据《民事诉讼规则》第 80 条，为寻求就特别是关于是否存在法律关系或法定权利的声明作出决定，可以提出申诉。宪

¹⁰ 缔约国援引了最高行政法院关于 2007 年 7 月 24 日第 4/2006 号卷宗的决议。

¹¹ 缔约国援引了第 724/1996 号来文，*Mazurkiewiczova* 诉捷克共和国案，1999 年 7 月 26 日通过的不予受理决定，第 6.3 段。

法院在其 2005 年的意见中阐明，为确保在根据《民事诉讼规则》第 80 条提出申诉方面拥有合法权益，申诉人必须有“合法预期”。法院还指出：

就申报所有权提起的任何诉讼均不应规避赔偿法的意义和宗旨。由于没有单独的赔偿法制定了方法以减轻或补偿这种有关财产的不公正行为，因此，根据一般条例，无法有效寻求保护 1948 年 2 月 25 日之前被撤销的所有权。

宪法法院在其意见中没有发布任何关于赔偿法的新规则，但着实向提交人及其家人解释了已经实施的赔偿法。该法院的解释绝不是任意的，也不构成审判不公，尤其是考虑到各种情节，其中时间的流逝是一个重要因素。缔约国指出，根据《民法》第 134 条，如果不动产持有人一直持有该资产长达 10 年时间，则该人应成为该资产的所有者，并且注意到，宪法法院为了 S 的利益，在其论证中补充了有关不动产“确定时效”的内容。¹²

4.4 缔约国还认为，提交人根据《公约》与第二条第 1 款和第二十六条一并解读的第十四条第 1 款提出的申诉因缺乏证据支持并且没有法律依据而不予受理。缔约国注意到，本案与委员会过去审议的案件不同，在本案中，提交人的赔偿申诉因其没能满足长期居住或拥有公民身份的赔偿条件而遭到驳回。在本案中，提交人没有提起任何赔偿诉讼，其案件不在赔偿法的管辖范围之内。该工厂在赔偿法可以适用之前(即 1948 年之前)根据第 100/1945 号法令被收归国有。该法令不载有任何基于国籍的国有化标准；国有化实际是由企业的营业范围或规模决定的。在本案中，之所以将该工厂收归国有是因为它属于某类纺织企业，并且在该法令指定的时期内有 400 多名雇员。然而，该法令规定，不得向德国国民就被国有化的财产提供补偿，除非他们满足提交人在其来文中所述的条件(见第 2.1 段)。然而，提交人及其家人没有提起赔偿诉讼，并且他们不得将针对 S 提出的申报财产所有权的民事诉讼用于要求获得补偿。因此，缔约国认为，提交人及其家人所受待遇与财产或其法定继承人的财产于 1948 年之前根据第 100/1945 号法令被收归国有而没有获得补偿的其他人的待遇没有不同。缔约国提到委员会的判例认定，在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政权垮台后通过的关于补偿该政权受害人的赔偿法，并不仅仅因为不补偿据称由以前的政权实施不公正行为的受害人而显得具有第二十六条意义上的表面歧视性。¹³

4.5 缔约国还认为，如果委员会评价补偿被收归国有的财产的问题，将违反《任择议定书》强调的基层原则。财产权不受《公约》保障，委员会对以财产权为由提出的申诉没有管辖权，“即使这些申诉表面上是在指控”《公约》中的“其他权利遭到违反”。委员会无权裁定某《公约》缔约国是否应提供补偿。因此，缔约国认为，提交人的补偿请求不在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之内。

¹² 缔约国还指出，在提交人提到的案件(第 547/93 号来文，*Mahuika* 诉新西兰案(见脚注 7))中，委员会没有裁定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见第 9.10 段)。

¹³ 缔约国除其他外援引了第 643/1995 号来文，*Drobek* 诉斯洛伐克案(见脚注 5)，第 6.5 段。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提交人在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问题的 2011 年 3 月 14 日、2012 年 9 月 15 日和 2013 年 6 月 20 日的意见中称，他及其家人之所以坚持对 S 提起诉讼是为了增加今后与捷克共和国政府谈判时成功获得补偿的可能性。提交人说，如果他们获得的判决认为存在争议的财产属于他的家人，那么他们成功的几率将显著提高。提交人还指出，质疑该法令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他的案件依据的是该法令在其家人的案件中没有得到合理适用(因为工业部长没有在国有化条例上签字)。提交人说，他向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每家法院都提出了这一特定申诉。提交人还说，他的家人只能提起权利确认诉讼，因为捷克地籍办公室一直拒绝根据法院关于资产让与的裁决登记财产所有权。提交人还质疑缔约国关于他本应在宪法法院 2005 年的意见发布之前向法院提出申诉的主张，并且坚称，他之所以提出申诉完全是因为国内法院因该意见本身而拒绝审查案情。

5.2 关于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单独审议)提出的申诉，提交人重申其论断，即宪法法院 2005 年的意见阻碍对针织品厂被没收的方式进行审查。因此，提交人坚称，该意见妨碍了公平审理，因为提交人及其家人无法再就地区法院关于缺少签名并不具有相关性的裁定提出质疑。

5.3 关于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与第二条第 1 款和第二十六条一并审议)提出的申诉，提交人说，缔约国的主张不具有相关性。提交人重申其主张，即，1991 年，缔约国对存在争议的财产实施了没收，不允许给予非捷克或非斯洛伐克国民赔偿，这构成了“明显的歧视行为”。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问题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该案件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6.2 委员会指出，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子)项的要求，同一事项并未正在接受任何其他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

6.3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与第二条第 1 款和第二十六条一并解读)提出的指控，即，宪法法院在其 2005 年的意见中错误地解释了 1991 年赔偿法，该法只适用于其财产于 1948 年后被没收的个人，从而排除了为根据由共产党之前的政权颁布的 1945 年法令从日尔曼族人手中没收的财产提供

补偿的可能性。¹⁴ 委员会注意到, 该指控提到了捷克宪法法院对国内法律适用情况的审查。委员会回顾指出, 通常应该由《公约》缔约国法院在某特定情况下复审事实和证据或国内法的适用情况, 除非可以证明这种评价或适用具有明显的任意性或相当于明显错误或审判不公, 或法院违反了独立和不偏倚的义务。¹⁵

6.4 委员会在第 516/1992 号来文(*Simunek* 等人诉捷克共和国案)中认为, 由于 1991 年法律仅仅因为其财产于 1948 年后被没收的个人在 1989 年共产党政权垮台后不是该国国民或居民而将他们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 因此, 适用 1991 年法律违反了《公约》。¹⁶ 本案不同于在上述案件中表示的意见, 因为本案提交人没有指控在 1948 年之后被没收的财产方面受到了歧视待遇。相反, 他称, 由于 1991 年法律同样不补偿由共产党之前的政权于 1945 年下令实施的没收行为受害人, 因此宪法法院在 2005 年意见中对该法的解释具有歧视性。委员会认为, 在本案中,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权垮台后通过的补偿该政权受害人的法律并不仅仅因为如提交人所说该法不补偿据称由以前的政权实施的不公正行为受害人而显得具有第二十六条意义上的表面歧视性。¹⁷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说法, 这种在 *Drobek* 诉斯洛伐克案中同样得到适用的论证在他的案件中适用不当, 因为致使他寻求赔偿的不公正行为正是 1991 年赔偿法本身, 这相当于一种实施“全面没收”而不补偿非捷克籍受害人的行为。然而, 委员会注意到, 鉴于提交人及其家人的财产被没收的日期, 1991 年法律对他们不适用。因此, 委员会注意到, 正如 *Drobek* 诉斯洛伐克案, 由于存在对所有人同等适用的时间限制, 所以该财产不属于存在争议的 1991 年法律的管辖范围。因此, 委员会认为, 提交人未能提供充分主张证实其根据第十四条第 1 款(与第二十六条和第二条第 1 款一并解读)提出的申诉可予受理, 即, 宪法法院意见的发布具有明显的任意性或相当于明显错误或审判不公。

6.5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根据单独解读的第十四条第 1 款提出的主张, 即, 在宪法法院 2005 年的意见适用之后, 他针对受争议财产的私人所有者提起的民事诉讼被有效中止, 所以他无法就其关于该财产国有化因国有化法令缺少必要签

¹⁴ 提交人特别指出:

[宪法法院]意见的核心是以下观点: 1991 年赔偿法使得(捷克)国家对其通过没收、国有化或其他方式实际获得的资产的财产权合法化, 不论这些资产之前的所有者是否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借助常规民事诉讼程序维护其财产权。关于法外平反的第 87/1991 号法案在其序言中排除了就 1948 年 2 月 25 日之前实施的不公正行为, 包括对德国和匈牙利国民实施的不公正行为提供补救的可能性, 并颁布法令说明, 以此获得的资产是国有财产, 免于依照民事诉讼通则提出的任何申诉。提交人没有要求委员会复审宪法法院对法外平反法令的解释。相反: 他从字面上对该法进行理解, 并指责宪法法院对赔偿法律内容的浅层解释……对赔偿法的这种解释使之成为没收诸如国家通过实际占有有所侵占财产的工具。

¹⁵ 见委员会关于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权和公平审判权的第 32(2007)号一般性意见, 第 26 段, 以及第 541/1993 号来文, *Simms* 诉牙买加案, 1995 年 4 月 3 日通过的不予受理决定, 第 6.2 段。

¹⁶ 见第 516/1992 号来文, *Simunek* 等人诉捷克共和国案(见脚注 8)。

¹⁷ 见第 643/1995 号来文, *Drobek* 诉斯洛伐克案(见脚注 5)。

字而不合理的申诉向法院提出新证据。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对宪法法院发布的判例持反对意见，但他没有充分证实在其案件中适用该判例具有任意性。委员会收到的材料没有表明有关司法程序存在任何此种缺陷，提交人未能出于可受理的目的提出充分的论据，证实该民事诉讼的结果在《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的意义上是不公平的。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来文的这部分同样不予受理。

6.6 最后，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申诉，即，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他及其家人有权就被收归国有的财产获得补偿。委员会回顾指出，个人只能结合《公约》其他条款援引《公约》第二条第 3 款，而后者自身不能成为根据《任择议定书》提出申诉的依据。¹⁸ 委员会还回顾指出，财产权不受《公约》保护，¹⁹ 并因此认为，委员会因属物理由无权审理任何据称侵犯该项权利的行为。因此，委员会认为，《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和第三条排除了委员会审议本来文这部分内容的可能性。²⁰

7. 因此，委员会决定：

-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和第三条，本来文不予受理；
- (b) 应将本决定通知缔约国和来文提交人。

¹⁸ 除其他外，见第 1834/2008 号来文，*A.P.诉乌克兰案*，2012 年 7 月 23 日的不予受理决定，第 8.5 段。

¹⁹ 见第 724/1996 号来文，*Mazurkiewiczova 诉捷克共和国案*(见脚注 11)，第 6.2 段，以及第 544/1993 号来文，*K.J.L.诉芬兰案*，1993 年 11 月 3 日的不予受理决定。

²⁰ 根据其裁决，委员会认为，出于可受理的目的，没有必要审查缔约国关于提交人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主张。

附录

[原文：法文]

委员会委员奥利维尔·德·弗鲁维尔、毛罗·波利蒂和维克多·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雷夏的个人意见(部分反对)

1. 我们赞同委员会在其就 X、Y、Z 和 A 所涉案件作出的决定第 6.5 和第 6.6 段中得出的结论。根据《公约》第十四条(单独解读)提出的申诉显然是无事实根据的。根据第二条第 3 款提出的申诉不予受理，因为第二条不可单独援引，只能结合《公约》承认的权利予以援引。

2. 然而，我们的确不赞同委员会针对提交人关于宪法法院在 2005 年对第 87/1991 号法案所作解释的申诉进行的论证和得出的结论。提交人没有明确陈述其申诉。特别是，我们认为，他援引第十四条(与第二条第 1 款和第二十六条一并解读)的做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认为，这一问题与根据 1991 年法案确定的时限的相关性大于宪法法院对该法令的解释，该法令将归还财产权的适用范围限于在 1948 年之后被没收或侵占的财产。由于提交人的申诉主要与这一时限、宪法法院对该法的重述以及他认为由此造成的歧视性影响有关，所以正如在 B 和 C 的案件^a一样，他如果援引第二十六条可能更具说服力。关于这一点，我们赞同委员会在第 6.4 段开头对该申诉的重述以及得出的结论，即，在 *Simunek* 等人诉捷克共和国案中的判例并不适用，因为 *Simunek* 案所涉个人满足 1991 年法案的时间条件，但因其国籍遭到该法规定的区别对待。值得注意的是，委员会虽然重述了该申诉，但在该段结尾重复了提交人的最初措辞，宣布该指控明显缺乏事实根据。可能有人想知道委员会为何在第 6.3 段纳入以下陈述：它“回顾指出，通常应该由《公约》缔约国法院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复审事实和证据或国内法的适用”。我们认为，提交人质疑的不是该法的适用或对事实的评价，而是对该法的解释，特别是宪法法院对 1991 年法令规定的时限的解释。还值得注意的是，委员会似乎认为没有必要对缔约国关于提交人的家人没能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主张给出答复(见第 4.2 段)，虽然这并不是关键问题。

3. 委员会在第 6.4 段中宣布提交人的申诉不可受理时所适用的论证与 *Drobek* 诉斯洛伐克案中的相同。其中指出，“鉴于提交人及其家人的财产被没收的日期，1991 年法令对他们不适用”，并且“由于存在对所有人同等适用的时间限制，所以该财产不属于存在争议的 1991 年法令的管辖范围”。在 *Drobek* 案中，委员会认为，“在本案中，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权垮台后通过的补偿该政权受害人的法律并不仅仅因为如提交人所说该法不补偿据称由以前的政权实施的不公正行

^a 见第 1967/2010 号来文，B 和 C 诉捷克共和国案，2015 年 4 月 2 日通过的不予受理决定。

为受害人而显得具有第二十六条意义上的表面歧视性”(见第 643/1995 号来文, 1997 年 7 月 14 日通过的决定, 第 6.5 段)。^b

4. 我们认为, 委员会对这一点的论证有两处值得商榷。就论证形式而言, 缺少表面上证据确凿的侵权行为与该申诉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性质之间似乎有一些混乱。虽然在初看时, 侵权行为可能不十分明显, 但这并不意味着缺少侵权行为本身很明确或提交人为证实其申诉所提供的证据着实无法令人信服以至于必须宣布其申诉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然而, 委员会在本案中以这种表面上的评估为依据中止了诉讼程序。

5. 论证内容同样值得商榷, 因为委员会对第二十六条采用的解释异常狭隘, 认为只有受某法律管辖的人才可感受到该法的影响。然而, 委员会至少自其在 *Althammer* 诉奥地利案^c中表达了意见以来, 一直承认“表面上属中性或并无歧视意图的规则或措施造成的歧视后果也可能会导致”违反第二十六条。换言之, 适用范围受属时或属人限制的法律也可能对不受该法管辖的个人产生歧视影响, 无论该法是否具有此种意图。因此, 我们认为, 在本案中, 委员会本该考虑是否需要更加关注关于 1991 年法案影响的问题和国家法院对该法的重述, 因此, 我们认为该申诉可以受理。

6. 在本案中, 提交人的父亲见证了其工厂根据第 100/1945 号法令被收归国有。然而, 关于法外平反的第 87/1991 号法案规定, 可以归还 1948 年 2 月 25 日之后被没收的财产。因此, 该法因其时间范围明确排除了就返还于 1945 年没收的财产提出的任何申诉。诚然, 国有化的动机本身不具歧视性, 因为提交人和缔约国均指出, 国有化标准基于工厂的重要性的规模(见第 2.1 和第 4.4 段)。然而, 虽然该法令第 8 条规定, 被收归国有的财产所有者有权获得补偿, 但第 7 条提出了这项规则的例外情况, 规定将不会向德国国民支付任何补偿, “除非他们证明自己始终忠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从未对捷克或斯洛伐克民族实施任何犯罪, 并且积极参加了该国的解放斗争或在纳粹或法西斯恐怖下蒙受过苦难”(见第 2.1 段)。从事实背景来看, 并不清楚提交人的父亲是否曾试图利用这些例外情况(比较提交人在第 2.1 段中的说法和缔约国在第 4.4 段中的说法)。已知的是, “既没有支付补偿, 也没有拒绝给予补偿”(见第 2.1 段)。

^b 然而, 见委员会委员塞西莉亚·梅迪纳·基罗加和埃卡特·克莱因的个人意见, 他们认为应宣布来文可予受理并对案情进行审查:

委员会宣布本来文因提交人的申诉没有得到证实而不予受理。我们不同意这一决定。提交人给出了明确的理由说明他为何认为受到缔约国的歧视: 这不是仅仅因为第 87/1991 号法案只适用于共产党政权没收的财产而不适用于在 1945 年至 1948 年间由共产党之前的政权下令进行的没收; 提交人辩称, 第 87/1991 号法令的颁布反映出斯洛伐克支持日尔曼裔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所遭受的歧视。

^c 见第 998/2001 号来文, *Althammer* 等人诉奥地利案, 2003 年 8 月 8 日通过的意见, 第 10.2 段。另见第 976/2001 号来文, *Derksen* 诉荷兰案, 2004 年 4 月 1 日通过的意见, 第 9.3 段。

7.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该法令是一项更为普遍的措施，例如那些不仅在 *Drobek* 案，在 B 和 C 的案件中也得到考虑的措施，它们旨在没收属于某国家或民族团体的个人财产，或者正如本案中一样，为被没收的财产补偿设置特殊条件，但不对其余人口施加这些条件。必须以源于 1945 年并且基于国家或民族出身的待遇差别为出发点来考虑 1991 年法案可能造成的间接影响和对该法的重述。在就为 1948 年之前被没收的财产提供补偿设定时限时(以明显中立的方式)，该法是否造成了不利影响，“纯粹或不相称地影响了具有某一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身或其他身份的人”？^d

8. 委员会在审议来文案情以及要求各当事方对这一点做到心中有数时，本该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991 年法案和对该法重述是否专门或不相称地影响了德国国民？如果委员会得出了这种结论，缔约国仍将有机会证明，在第二十六条的意义上，这种侵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的行为具有合法目标，并且出于客观、合理的理由。

9. 我们认为，委员会本应适用其判例，并着手处理涉及案情的问题，而不是得出相对流于形式的结论，认为 1991 年法案不“适用于”提交人及其家人。

^d 见第 998/2001 号来文，*Althammer* 等人诉奥地利案(见脚注 b)，第 10.2 段。